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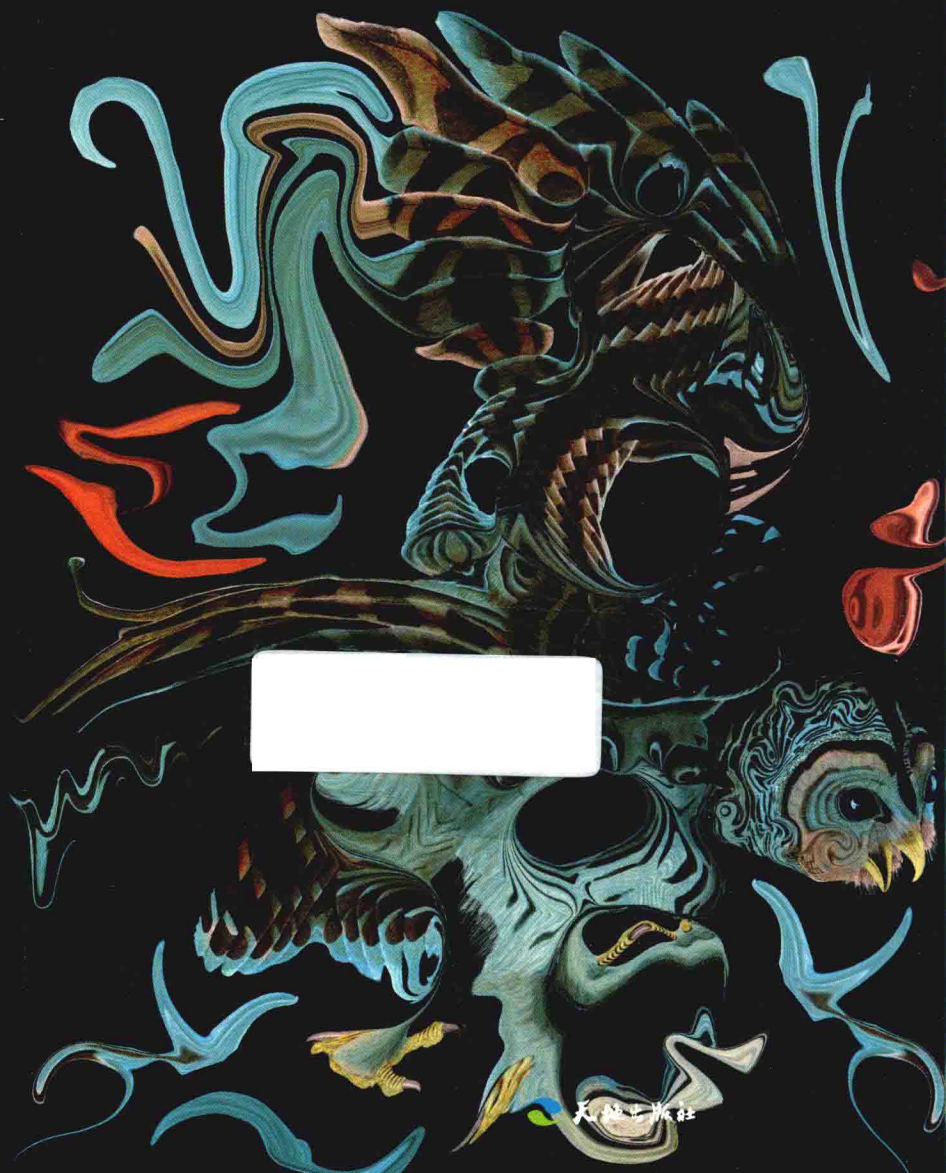
# 接纳

遗落的南境 ③

Book 3 of 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

# Acceptance

[美] 杰夫·范德米尔/著 胡绍晏/译  
Jeff VanderMeer



# 接纳

Acceptance

## 遗落的南境 ③

Book 3 of 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

[美] 杰夫·范德米尔/著 胡绍晏/译

Jeff VanderMeer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遗落的南境. 3, 接纳 / (美) 杰夫·范德米尔著; 胡绍晏译. —  
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455-2071-2

I. ①遗… II. ①杰… ②胡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  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13988 号

ACCEPTANCE: A Novel by Jeff VanderMeer

Copyright © 2014 by VanderMeer Creative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, New York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Cover Arts by Pablo Delcan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5-100

## 遗落的南境3: 接纳

---

作者	[美] 杰夫·范德米尔
译者	胡绍晏
责任编辑	陈文龙 李晓娟
版权编辑	郭 淼
封面设计	蒋宏工作室
责任印制	李 昆

---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tiandiph.com">http://www.tiandiph.com</a> <a href="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">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</a>
电子邮箱	<a href="mailto:tiandicbs@vip.163.com">tiandicbs@vip.163.com</a>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---
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6年8月第1版
印 次	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11.75
字 数	203千
定 价	35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2071-2

---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2522 (市场部)

---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# 接纳

一种神秘的力量——它能够操纵基因，对生物体做出惊人的模仿和复制，它能够进行分子和膜级间的转化，能够透过现象看穿本质，能够在无限的空间运用着无限的能量，毫不费力地控制分子微粒，不断尝试把人类转变为非人类，或者把“本我”转变为“他我”，实际上这不仅是一种物理机制的形式转换，也是一种人类意识和心灵的转换。

在X区域，时空异常扭曲，变得完全不合正空间逻辑了，人们和自己的亲人、朋友以及儿时生活的故乡场景意外相遇，我姑且称之为一种时空重叠。实际上，这是本宇宙和平行宇宙之间，此空间和彼空间之间的重叠和结合点。

(作家 郑重)

回顾第二部《当权者》，其中更多的是铺垫线索，堆砌起许多障碍，总管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冲破。到了第三部，所有枝枝杈杈的线头都收拢起来，以前出现过的物品有了新的含义，前两部中的人物透露出更多动机，揭示出更多秘密。最为突出的，是第十二期勘探队的心理学家成为主视角人物之一，而她即是总管接任之前的南境局局长。通过她的眼睛，我们可以看到前前后后各种事件的联系。

(译者 胡绍晏)

# 接纳

与前两本书的单一视角叙述不同，《接纳》采用了四条时间线上的五个视角来讲述故事。灯塔管理员视角揭开X区域的起因，局长视角挖掘南境局的内幕，生物学家视角历数X区域中的时光流逝，总管视角和幽灵鸟视角则迈向X区域的内外两个终点。

《接纳》一书的结构也很特别，第一、三部分采用灯塔管理员、局长、总管与幽灵鸟的视角交替呈现，第二部分则是生物学家的笔记。这让我想到三明治，而且是用加热炉烤制后两片面包被印上条纹的三明治。

（作家 王侃瑜）

作者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，讲述了一个远远超出我们的文明，他们的一个微小碎片就可以带给我们的世界如此之大的变化。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战争，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抢夺，只是穿越遥远空间和时间，无意之中惠及另一个文明。说惠及可能有争议，然而其实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南境局把X区域宣称为被污染的区域，但贯穿全书，作者一直暗示X区域是毫无污染的，反而不像局长和总管出成长大的小镇，工业化导致必然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。

（科幻迷 谭晶晶）



000X: 局长, 第十二期勘探队 / 001

## 引航的光

0001: 灯塔管理员	/ 008
0002: 幽灵鸟	/ 026
0003: 局长	/ 039
0004: 灯塔管理员	/ 061
0005: 总管	/ 077
0006: 局长	/ 094
0007: 灯塔管理员	/ 100
0008: 幽灵鸟	/ 117
0009: 局长	/ 127
0010: 总管	/ 152

## 固定的光

-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01: 光亮感         | / 172 |
| 02: 哀鸣的怪物       | / 176 |
| 03: 岛屿          | / 180 |
| 04: 猫头鹰         | / 184 |
| 05: 监控搜寻队       | / 190 |
| 06: 时间的流逝, 以及痛苦 | / 195 |

## 隐秘的光

- 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0011: 幽灵鸟   | / 202 |
| 0012: 灯塔管理员 | / 215 |
| 0013: 总管    | / 224 |
| 0014: 局长    | / 234 |
| 0015: 灯塔管理员 | / 250 |
| 0016: 幽灵鸟   | / 259 |
| 0017: 局长    | / 266 |
| 0018: 灯塔管理员 | / 275 |
| 0019: 总管    | / 284 |
| 0020: 局长    | / 291 |

0021: 灯塔管理员	/ 300
0022: 幽灵鸟	/ 304
0023: 局长	/ 312
0024: 灯塔管理员	/ 328
0025: 总管	/ 335
0026: 局长	/ 338
0027: 灯塔管理员	/ 346
0028: 幽灵鸟	/ 353
000X: 局长	/ 359



## 000X：局长，第十二期勘探队

距离太远，你触碰不到：拍击的浪花，海水刺鼻的气息，海鸥穿梭的身影伴随着急促嘶哑的啼鸣。这是X区域里普通的一天，也是特殊的一天——是你死亡的日子——你背靠着沙堆而坐，一堵破败的墙几乎将你遮挡住。温热的阳光照在你脸上，模糊的视线中，灯塔高高矗立在头顶上方，并投下一片阴影。天空充满张力，仿佛蓝色的牢笼。你额头上有一道伤口，沾着黏湿的沙粒，嘴里则滴坠出某种刺激性的黏液。

你感觉麻木而沮丧，然而遗憾中也有一种奇特的欣慰：长途跋涉之后在此止步，虽然不知结果将会如何，但……终于可以休息了。你在南境局时曾制定种种计划，饱受担忧惧怕的折磨，害怕失败，害怕更可怕的后果，所有这一切的代价……全都化作血红的珍珠滴漏到身边的沙子里。

周围的景物向你涌来，从背后冒出头偷窥你；有些地方出现闪烁的火焰，有些地方化作漩涡，还有的缩成一个点，然后又回到视野内。你的听力也不如从前——已随平衡感一起减弱。然而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：有个声音从周围景物中冒出

来，就像魔术师的戏法，而且似乎有人注视着你。那低语声十分熟悉：你的部门状况是否良好？但你觉得问话的像个陌生人，你将其忽略，无论外面敲门的是谁，你都不愿面对。

你在塔内的遭遇造成了肩膀的伤口，那伤口阵阵疼痛，情况越来越糟。虽然你不想跳出去，但伤口背叛了你，迫使你跳进一片广阔耀眼的蓝色之中。一簇舞动的火焰穿过芦苇丛，与伤口产生某种交流，仿佛是触发机制，剥夺了你的主控权。你的部门很少如此混乱，然而你明白，有些东西虽然即将离你而去，但也有东西会留存下来。消失于此处的天空、土壤和水流中，并不一定等于死亡。

一个黑影与灯塔的影子相融合。

不久，有靴子的吱嘎踩踏声传来。你在错乱中高喊“湮灭！湮灭！”，并胡乱地舞动着胳膊，直到你发现，跪在面前的身影就是那唯一不受催眠暗示影响的人。

“是我，生物学家。”

是你。是生物学家。是你桀骜的武器，用来撞击X区域的铜墙铁壁。

她把你扶起来，将水送到你嘴边，你咳嗽时，她帮你擦掉血迹。

“勘测员在哪里？”你问道。

“在大本营。”她告诉你。

“不愿跟你一起来？”害怕生物学家，害怕涌动的火焰，就跟你一样，“缓慢燃烧的火焰，一团鬼火，悬浮在沼泽和沙丘之间，飘来飘去，完全不像人类，自由地飘荡……”这是催眠暗示，意图让她平静下来，然而并没有实际效用，最多相当于舒缓的童谣。

对话逐渐展开，你总是语无伦次，不知所云。你说出口的话往往并非本意，你试图保持形象——展现出生物学家所熟知的你，展现出你在地面前刻意构筑的人格。也许如今你无需再在意什么角色，然而你仍有一个角色要扮演。

她指责你，但你不能怪她：“就算这是灾难，也是你助力造成的。你只是受到一点惊吓，然后就放弃了。”不对——你从未放弃——但想到犯下的那许多错，你还是点了点头：“是的。是的。我应该早点儿看出来你变了。”真话。

“我应该让你回到边界。”假话。“我不该跟人类学家一起下去。”假话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她悄悄溜出大本营，决心证明自己，你别无选择。

你咳出更多血来，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。

“边界看上去是什么样的？”幼稚的问题，其答案毫无意义。边界就只是边界，边界并不存在。

到了那儿我再告诉你。

“我们穿越边界时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”

跟你预期的不同。

“关于X区域，你向我们隐瞒了什么？”

没什么能真正帮到你的。真的没有。

太阳就像一团没有核心的模糊光晕，生物学家的声音仿佛断断续续的线头，你右手攥着的沙子既冰冷又灼烫。疼痛每隔几微秒就会爆发一次，既是永久的存在，又好像根本不存在。

最后，你发现自己失去了语言能力。然而你的意识还在，只不过遥远而模糊，仿佛你是个孩童，躺在眼前这片沙滩中的一条毯子上，双眼被一顶帽子遮住。阵阵暑气向你袭来，沿着四肢扩散，而持续的波浪声和海风平衡了热气，让你昏昏欲睡。风吹动你的头发，感觉十分麻木，就像从圆石头里长出来的草随风摇曳。

“抱歉，但我必须这么做，”生物学家说，仿佛她知道你仍能听见似的，“我别无选择。”

你感觉皮肤受到拉扯，还有短暂的切割感，那是生物学家在你感染的肩膀上取样。从遥不可及之处，你隐约察觉到，有一双手在身上搜索，生物学家把你的外衣口袋摸了一

遍。她找到了你的日记，找到了你隐藏的枪，找到了你那封可悲的信。看到这些她会怎么想？也许什么想法都没有；也许她会把信连同枪一起扔进大海；也许她会研究你的日记，徒劳地耗尽余生。

她仍在讲话。

“我不知该对你说什么。我很愤怒，也很害怕。你把我们带到这儿，你本来有机会把所知的情况告诉我，然而你并没有。你不愿意说。我想说，安息吧，但我猜你无法安息。”

然后她走了，但你怀念她，毕竟她是个实实在在的人类，她在你身边的言语虽然执拗却令人欣慰。然而不久，你便不再怀念，因为你的意识进一步减弱，仿佛心有不甘的幽灵隐入环境之中，你听到远处有微弱而雅致的音乐，先前对你轻声低语的话音再次响起，接着，你融入风中。某种奇异的存在似乎正关注着你，若不是它显得比较专注，比较坚决，或许很容易被错当成空气里的成分。它是否也带着愉悦？

你从平静的湖面上升起，越过沼泽，越飞越高，在傍晚的阳光中，海洋和岸边映照出闪烁的绿光……然而你再次转向内陆的柏树林和黑色积水，再次斜斜地冲上天空，在旋转中朝着太阳飞去，然后急坠直下，身体绷紧，一边扭转，一边凝视着迅速接近的地面，以及时而急促晃动、时而缓缓摇曳的芦苇

丛。你感觉可能会看到洛瑞，看到多年前这名首期勘探队的幸存者带着伤向边界爬行，前往安全地带。然而事实上就只有生物学家沿着逐渐变暗的小径往回走……而在她前方等着的，是第十二期之前那支勘探队的心理学家，他已经变了样，发出阵阵哀鸣。这基本上是你的错，难以挽回，不可原谅。

你划过一道弧线转了回去，灯塔迅速接近。空气颤抖着从灯塔两侧涌出，然后重新汇合，探询似的延伸扩展，时而蹿高，时而沉落，最后绕了一圈，仿佛构成一个问号，于是你见证了自身的献祭：一个蜷缩的身影，不断漏出光亮。那是多么悲哀的形象，沉睡于此，消融于此。一簇绿焰，一个求救信号，一个机会。你是否仍在飞翔？你是否依然濒死？抑或已经死亡？你无法分辨。

然而低语声仍不放过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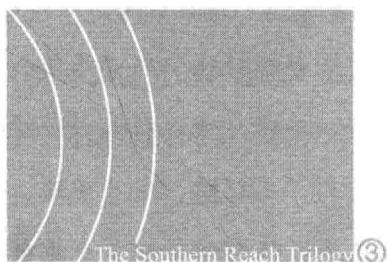
你不在地面上。

你在空中。

审讯仍在进行。

一遍遍重复，直到你给出所有答案。

# 引航的光



接纳

## 0001：灯塔管理员

检修镜片机件，清洗镜片。修理花园里的水管。稍稍修补一下大门。整理工棚里的铁锹及各种工具。接待科学降神会（SB&B）成员。需要买昼标涂料——靠海一侧的黑漆受到侵蚀。还需要买钉子，需要再次检查西面的汽笛。观察记录：鹈鹕，松鸡，某种莺类，数不清的黑色山鸟，三趾鹬，凤头燕鸥，鱼鹰，啄木鸟，鸬鹚，蓝知更鸟，侏儒响尾蛇（在围栏边——切记），一两只兔子，白尾鹿，将近黎明时分，小径上有许多狍獭。

冬日的早晨，索尔·埃文斯沿着小路向灯塔走去，冷风吹入大衣的领子。昨天夜里下了一阵暴雨。海洋位于他的左下方，透过悉悉索索随风摇摆的海燕麦，可以看到灰色的波浪在暗淡的蓝天下翻滚。风雨过后，浮木、瓶子、褪色的浮标都被冲上海岸，还有一条死去的双髻鲨，浑身缠绕着海藻，但此处和村子里并未遭受太大破坏。

他的脚边是荆棘丛，以及浓密的灰色蓟草，到了春季和





夏季，它们会开出粉红色的花朵。右边是黑黝黝的池塘，其中传来水鸟和野鸭低沉的咕啾声。黑色山鸟停栖在枝头，压弯了纤细的树枝，当他经过时，它们忽然惊起，然后又叽叽喳喳地聚集到一起。新鲜海水的刺鼻气味中有一丝火焰的气息：仿佛来自附近的房屋或闷烧的篝火。

遇到查理之前，索尔在灯塔里住了四年。他现在仍住在塔中，但昨晚他睡在半英里之外的村子里，留宿于查理的小屋内。这是一种新的经历，但并非通过语言达成一致。当他正准备穿上衣服离开时，查理又将他拉回床上。索尔笨拙地露出一丝微笑，欣然接受。

索尔起床时，查理连动都没动。他穿好衣服，煮了鸡蛋作为早餐。他给查理也准备了一大份，再配上一片橙，用碗罩住保温，然后又烤了面包，在烤炉边留下一张字条。他离开时转身看了一眼，查理伸开四肢仰卧着，一半在被子里，一半露在外面。虽然查理已年近四十，但他的躯干肌肉精悍，肩膀强健有力，双腿也十分粗壮。成人之后，他有一大半时间在船上工作，拖拽渔网，而扁平的腹部也说明他并未夜夜饮酒。

门发出轻微的咔嚓一声响，跨出几步之后，他便傻傻地在风中吹起口哨——感谢创造他的上帝，他是如此幸运，虽然有点晚，有点出乎意料，然而有些事来得迟一点也无妨，总好